

塞 車

老友陳鴻江來自紐約，對返港的決定，他說：「不後悔。」

任職的公司叫寶迪 Berndes，賣德國的鉢鉢鏞鏞，以鋼鐵鑄出，與一般用一塊鐵片壓出來的不同，鍋底很厚，燒出來的東西當然更好吃，試煎一個雞蛋就知輸贏。送我的那套廚具，用到現在已有十多年，和新的一樣。

「還有沒有回紐約？」我問。

「每年照樣去看媽媽。」他說。

陳鴻江是位孝子，多年來一直照顧著守寡的母親，寸步不離。在唐人街當縫衣女工，把幾個子女養大，是位代表性的慈母。

離開老母是一個痛苦的決定，但他知道不來香港，活著，是沒有意義的。

當年他在紐約酒鬼街的戲院當經理，每天看各類型的港產片，對電影抱著崇高的理想，到了香港闖天下，才知現實不同。

轉為經商後，替公司帶來成績。

「你呢？」他問：「想不想再去紐約？」

「不了，可免則免。」

「我也明白，過海關時看到很多遊客被剝光豬檢查，太侮辱人的尊嚴。」

「只想念中央車站的生蠔吧。」我說。那裏的生蠔最鮮甜，現叫現開。櫻石貝 Cherry Stone 巨大爽脆。環境又幽美，是三四十年代的 art-decor 建築，人生必嘗的餐廳之一。

「我上次回去和公司同事約好在紐約車站見面，他被大雪困住，遲到了，我站著等個半天，忽然有兩名便衣走過來，向我說：『我們不想再見到你在這裏。』結果我只有走開。」

陳鴻江說。

經過了九一一，草木皆兵，但是風景依然，我也想念那條布克蘭橋。鴻江兄搖頭：「每次經過，必有檢查，汽車大排長龍。計程車司機轉頭向我說：『你最好星期天來。禮拜

日，員警休息，不會塞車。』」